

◆旅人手记

母亲河 父亲山

——踏访资江南源猫儿山

周玉清

我们邵阳人的“母亲河”资江有两大源头，一是赧水，二是夫夷江。我在邵阳工作期间，曾特意去踏访过位于城步青山界茅坪坳的资江西源赧水发源地，却从没踏访过位于广西猫儿山的资江南源夫夷江发源地。猫儿山在我心目中是个神秘所在。有限的地理知识告诉我，离邵阳市很近而又最高的山不是雪峰山，而是猫儿山。雪峰山最高峰苏宝顶海拔只有1934米，而猫儿山最高峰“华南之巅”有2141.5米，比雪峰山高出207.5米。与秦岭、淮河为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一样，猫儿山所处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大庾岭、骑田岭和萌渚岭)山脉，也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五岭之南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为亚热带、热带气候，而五岭之北的湖南、江西，是温带、亚热带气候。

猫儿山孕育了大大小小39条5公里以上的河流，其中19条汇入漓江，16条汇入浔江(上述两条江均为珠江水系西江的支流)，4条汇入了长江水系支流的资江。

猫儿山为什么能孕育这么多河流？我们邵阳人的母亲河资江的南源是何等模样？为什么流域面积只有4554平方公里的资江南源夫夷江，反而比流域面积达7103平方公里的资江西源赧水流量大？带着这些疑问，我千里迢迢，于2017年春节前夕，从北京赶往猫儿山一探究竟。

我们一行人，从北京乘高铁到达广西桂林市下辖的兴安县，第二天乘大巴车从县汽车总站前往猫儿山脚下的游客服务中心。上山的路窄而陡，且多急弯，司机兼导游频繁地打着方向盘，不断鸣着喇叭往山上爬行。左边是修公路切割而成的悬崖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人们不断发出惊恐的呼叫，不少人惊出一身冷汗。司机兼导游却若无其事，平

静地安慰大家：我在这里开车10多年了，熟悉每个弯道，保证大家的安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颠簸，我们在海拔1800米的半山腰停下来。

东南方向不远处便是资江、漓江和浔江的“三江之源”。在导游的呼唤引领下，我们向东南方向步行片刻，便进入一片树冠拥挤、密不透风的森林。头上的树叶浓荫蔽日，见不到几缕阳光，近乎暗夜来临。空气湿度很大，人似乎在水气中呼吸。吸水力极强的苔藓植物随处可见。树干上藤蔓缠绕，林木下堆积着厚厚的落叶，落叶间隙处有盈盈水状，隐约可见水在缓慢流动。蹲下身子仔细看，可以看水流纵横交错，沿着不同地势，向着不同方向汨汨流淌。导游提醒我们，这里是高山沼泽，千万不要离开栈道走路，小心你双腿陷入泥沼里拔不出来。我扶着栅栏，下脚偷偷一试，鞋底碰到的是一层海绵状的落叶腐殖质，稍为用力踩踏，水便溢到鞋面，我急忙把脚缩回。

我们继续沿着栈道往前走，栈道呈回字形又折了回来。在这几百米的回字形栈道旁，除了立着刻有“三江源碑记”的石碑外，还分别立有“漓江源”(沼泽南部)、“浔江源”(沼泽西北部)、“资江源”(沼泽东北部)的木牌。

导游介绍，漓江从这里出发，向南流向了桂林，有了漓江，才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浔江向西北方向流入龙胜县境内，又从龙胜西拐，与漓江一样，成为珠江水系西江的支流。只有资江，向北流入资源县，83公里后流入湖南新宁县，成为长江水系的支流。资江的名称让我不解，广西境内就叫资江，进入新宁后却改名叫夫夷江，到邵阳县双江口与赧水汇合后才恢复原名。这里肯定有许多历史文化需要考究。

在这么高的山腰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地质状况？追问导游，以为他回答不了这样专业的科学问题。谁知他真还读过一些关于猫儿山的科研书籍。见我感兴趣，像是碰到知音，立即来了热情，兴奋地娓娓道来。

我们所在的方位处于猫儿山黄角田地带，这里的地质构造非常特殊，是一个巨大的立椎形泥炭沉积体，泥炭中含水容积高达60%。形象地说，老天爷在猫儿山海拔1800米处建了一个立椎形的储水池。专家们测算，这个储水池的年蓄水量有4亿立方米，即使是秋冬枯水期，蓄水量也超过90万立方米，从不会干涸。

猫儿山成为“三江源”，光靠泥炭结构的“储水池”恐怕不够吧，水从哪里补充？我继续发问，导游继续回答。

这里之所以能成为“三江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猫儿山山体巨大，仅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就有17008公顷。而且，它不象其他山体那样孤峰独立，它的山势犹如在东南方向匍卧的巨猫，即使海拔1800米以上，仍有很大的积雨面积。每到夏季，来自北部湾的暖湿气流一路北上，被猫儿山地区的山脉阻隔而不断爬升，爬升到一定高度，暖湿气流就会降温，降雨条件具备，形成地形雨。有的时候，北部湾北上的暖湿气流，也会与沿着湘桂走廊南下的冷空气相遇而碰撞，形成锋面雨。猫儿山山高而且雨量充沛，给泥炭结构的山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水的来源。加之猫儿山植被优良，林木繁茂，涵养水的能力很强，必然会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

大巴车继续前行，在海拔2000米的“猫儿山科研接待中心”(实为酒店)前停下，游客们可以自由参观。登顶的垂直高度不到150米，但路程还有2公里。也许是临近春节，登顶的游客稀稀寥寥。山顶的左边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广播差转台，右边是一块书有“华南之巅”字样的巨石。年逾古稀的我，带着“山高人为峰”的激情攀援而上。站在巨石上极目远眺，只见群峰逶迤，气势磅礴，充满着“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云海翻涌，天地苍茫，享受到“江山如画”的意韵。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庐山之幽、峨眉山之秀，猫儿山兼而有之。真是个登高观光的好去处。



又到春茶采摘时

刘玉松 摄

◆乡土视野

春天的香椿

安 宁

庭院里的香椿嫩芽冒满枝头的时候，母亲选个喜庆的日子，将它们一一采摘下来，择洗干净，一部分现吃，做经典的香椿芽炒鸡蛋，一部分则用盐腌起来。

炒鸡蛋的香椿芽是带着露水的香气的，我最喜欢将脸扎到一盆新鲜的香椿芽里去，陶醉在那好闻的香气中。香椿芽的香是让人流口水的，但它们并不像槐花似的那么张扬，隔着好远呢，就闻到了。你非得将鼻子贴在嫩芽上，才能闻到那可以将人的心肺都清洗过滤的香味。院子里有梧桐、枣树、杨树、桃树、山楂，春风一过，香椿在角落里，便自动收敛了沁人的香气，只安静地在夜色里浮着。

但香椿芽炒鸡蛋只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如果想要长久，当然还是腌制。腌制后的香椿芽，变成了黑绿色，看上去蔫蔫的，但是夹在煎饼里，人朝门槛上一坐，一边喷香地吃着，一边看院子里叽叽喳喳跑来跑去的鸡，和墙头上飞来飞去的鸟，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有些慵懒，眯眼倚在门框上，想，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有时候鸡们会一路小跑过来，毫不客气地捡拾地上的煎饼碎渣。蚂蚁们早就下手了，有那么几个，估计是大力士，拖着一块我牙缝里漏下来的香椿芽，努力

地往树洞里去；无奈中间横插过来一只公鸡，轻而易举地就啄了那块“肥肉”去，恨得一群蚂蚁牙痒痒，只得原路返回，再寻找新的猎物。

中午吃面条的时候，母亲懒惰做菜，就热水加醋和香油，泡一小碗剁碎了的腌制香椿芽，等到面条熟了，用凉水一浸，而后捞出来，将香椿芽和浸出香味的水，倒适量在面条里，筷子搅拌均匀，蹲在阴凉树下，呼噜呼噜地吃完了，才抹一下嘴，腾出空来说一句：好吃！只是吃得太快太撑，有些站不起来，干脆直接坐在地上，打着饱嗝，抬头看天空上一片云朵，怎样慢慢飘过树梢，滑到没有边沿的苍茫里去。树叶缝隙里筛下点点的金光，晃人眼睛，也让吃饱了饭的我，困倦地想要变成一只瓢虫，趴在树根上，沉沉睡去。

香椿芽摘完一遍之后，再发芽，便失了昔日的香气，好像一个女孩子，忽然间老了，不复有先前的水嫩芳华。于是香椿树成了一株院子里最普通的树，普通到任何树好像都可以欺负它，遮掩它，挡住阳光和雨露。人们于是便忘记了香椿树，开始注意起开芬芳小白花的枣树，或者吹着粉白色“妈妈斗”的梧桐树，落下可以炒菜吃的“毛毛虫”的杨树。至于此后再无任何地方可以引人的香椿，只能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做

一株无用的树。

不过我还是喜欢长得笔直挺拔的香椿树，尤其相比起它对面长得跟个魁梧大将军的臭椿树。我觉得臭大姐和臭椿树真是臭味相投，一个散发臭味，一个盾牌一样长得中规中矩，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地方，六条腿和两条须动起来的时候，越发觉得这厮让人生气，怎么就长得这么扁平中庸毫无特色呢？看看人家花大姐，名字不过换了一个字，却有七星瓢虫一样漂亮的黑色波点翼翅，而且是一层白底，一层红底，一层黑白间隔底，简直像时刻准备参加高级舞会的公主，或者惹人喜爱的蝴蝶。大人们说，花大姐跟臭大姐是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虫，但这并不妨碍我和小伙伴们，从香椿树上捉了花大姐玩得亦亦乐乎，而对臭大姐，则掩鼻而过。想来我们捉花大姐是在为香椿树除害，但我还是喜欢有虫子的树，哪怕只是一些树根旁筑窝的蚂蚁也好，这会让我们觉得这棵树跟人一样，活得丰富多彩，也不孤单寂寞。一到夜晚，虫们就趴在树干或者伏在树叶上睡着了，风吹过的时候，花大姐的梦里，一定也有一些起伏的波浪。所有的生命都安静下来，它们和香椿以及像香椿一样的大树，彼此依靠，互相慰藉。

在乡下，很少有人会将香椿当成木材使用，人们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会想到它们，并因它们嫩芽的独特的香味，和在集市上卖出的好价钱，而始终让它们在庭院里颐养天年似的安稳待着。香椿树也大约惦记着这点好，于是不急不慢地生长着，很多年过去，也才不过长粗了一小圈。好像，遗忘了年月的世外仙人。

◆湘西南诗会

娘今年八十六了

(组诗)

张华博

背 娘

娘从山上摔了下来
家乡的土地 齐声喊痛
七八层楼高啊
我背着娘
十几里山路
弯的弯 断的断
有的
还碎了

最后的炊烟

乡下的老家，几寸厚的泥土
扎下丈多深的根
鸡一进笼，就上了床铺
内心里的夜晚，黑得比任何人都早
母亲这一辈的老人
不多了
他们是乡村
最后一缕缕蓝色炊烟
云朵的白

山 路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
我的周围只有山
只有一条供我行走一生的小路
和一再为我弯曲的腰
我不敢回头 我怕风
把瘦小的娘 当一粒沙子
吹进眼里出不来
泪湿今生 疼痛今生
这世上所有的河流
是不是
为一棵孤独的庄稼而生
我望着天
天不敢望着我

静静地看一尊安祥的佛

母亲倒在藤椅上睡着了
一把沾满泥土的锄头
倒在母亲的怀里
睡着了
屋子空荡荡的
一片孤零零的枯叶，在寂寞的湖心
漂啊漂
我轻轻蹲下身子
轻轻，用目光盖住母亲
时光里，一只乖巧的小狗
静静地趴在母亲的脚边
帮母亲
一点一点，舔干舔净
此生的疲惫、孤独与沧桑

挽 扶

母亲节回去看娘
娘门上一把锁
刚下过雨，坡很陡，路很滑
一根粗糙的树枝
撑着颤颤晃晃、满是泥的娘
一寸一寸，往山下移
我赶紧扶住：慢点，慢点
我搀扶住了娘
怎么也搀扶不住藏在心底多年的泪
大颗大颗，从山上，摔落下来

娘今年八十六了

只有一把秧大
一年一年
往骨头里缩
一个人坐在堂屋里
一个人烧一炉六七十年代的柴火
瞌睡，像泛滥的洪水
没有一个至亲，走上前去叫一声
我基本上三天回去一次
提几个鸡蛋，喊几声妈妈，就走了
最近，她的苍老
常常把家乡那片荒芜的土地
摔痛
把我的恶梦，摔醒来